

楚辞学文库

楚辞学文库
「第一卷」
（下）

楚辭集校集釋

总主编：崔富章

主编：崔富章 李大明

湖北教育出版社

楚辞学文库
第一卷
(下)

楚辞集校集释

总主编：崔富章
主编：崔富章 李大明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楚辭集校集釋/崔富章, 李大明主編.

—武漢: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楚辭學文庫第一卷/崔富章總主編)

ISBN 7-5351-3475-0

I. 楚... II. ①崔...②李... III. 楚辭-注釋

IV. I2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2) 第017109號

責任編輯

黃榕

裝幀

敬人書籍設計

美術編輯

牛紅

督印

張遇春

出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

發行

地址 武漢市青年路277號

電話 027-83619605

郵編 430015

網址 <http://www.hbedup.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精一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 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太白路3013號

開本: 889mm × 1230mm 1/16

字數: 4027 千字

印張: 171.75 印張 11 插頁

版次: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書號: ISBN 7-5351-3475-0/G.2803

定價: 680.00元 (上、下)

(如印刷、裝訂影響閱讀, 承印廠為你調換)

編撰委員會

顧問 姜亮夫 湯炳正
主任 崔富章
委員 李大明 姜昆武 李誠
潘嘯龍 毛慶 周建忠
湯漳平 林家驪 熊良智

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任 邱久欽 王建輝
委員 婁齊貴 袁定坤 黃榕
陸才堅 楊唐軒 徐耀明
孫艷魁

九章第四

索引

- 題解 (1266) 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 (1306)
- 惜誦 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 (1307)
-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 (1278)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 (1309)
-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 (1281)
- 令五帝以枿中兮，戒六神與嚮服。 (1283) 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1310)
- 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1286)
-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 (1288)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 (1312)
- 忌僂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 (1290)
-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 (1291) 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忼忼。 (1313)
- 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1293)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 (1316)
-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 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筭。 (1318)
- (1294)
- 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 (1295)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1320)
- 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 (1297)
-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1299) 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1322)
-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忌身之賤貧。 (1301) 懲於羹者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 (1324)
- 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 (1302)
- 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 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 (1326)
- (1303)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 (1328)
- 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咤。 (1305)

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1330)	步余馬兮山阜，邸余車兮方林。	(1381)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	(1332)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	(1386)
行婞直而不豫兮，絃功用而不就。	(1333)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	(1389)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	(1335)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1390)
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1336)	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	(1392)
櫓弋機而在上兮，罽羅張而在下。	(1338)	入漱浦余懷惘兮，迷不知吾所如。	(1393)
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1340)	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	(1395)
欲儻佗以干僚兮，恐重患而離尤。	(1343)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1396)
欲高飛而遠集兮，君固謂汝何之。	(1344)	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1397)
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	(1345)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	(1399)
背膺牓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1347)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1400)
構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	(1349)	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	(1401)
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	(1351)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用。	(1404)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	(1353)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1404)
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1354)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1406)
涉江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1406)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1363)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	(1410)
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1364)	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1411)
被明月兮珮寶璐。	(1367)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1412)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1369)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1413)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瑶之圃。	(1370)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	(1414)
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	(1372)	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1415)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	(1375)	哀郢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	(1379)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怒。	(1422)
		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1424)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	(1426)
		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鼃吾以行。	(1428)

- 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1429)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1479)
- 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1432)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1479)
-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1434)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1480)
-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1435)
-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馳。(1438) 抽思
- 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爲客。(1439)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1489)
- 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1440) 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1490)
- 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1442) 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1491)
-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1444) 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慄慄。(1494)
- 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1446)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1496)
- 羌靈寃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1448)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1498)
-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1449) 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爲期。(1499)
-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1451) 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1501)
-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1452) 憫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1502)
- 當陵陽之焉至兮，森南渡之焉如。(1454) 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1504)
- 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燕。(1457)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1506)
-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1460) 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1508)
- 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1462) 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聳而不聞。(1509)
- 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1463) 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1511)
-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慙。(1465)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止。(1513)
- 外承歡之汨約兮，謔荏弱而難持。(1468) 何毒藥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1515)
-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1470)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1517)
- 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1472) 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1518)
- 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1473)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1520)
- 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1523)
- 憎愷悌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1475)
- 衆踈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1476) 憫吾以其美好兮，故朕辭而不聽。(1525)

-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 (1527) 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 (1574)
- 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異域。 (1530) 刊方以為圓兮，常度未替。 (1576)
- 既憊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 (1531) 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 (1577)
- 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 (1532) 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1579)
- 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1533)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 (1582)
-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 (1534) 巧倕不斷兮，孰察其撥正。 (1584)
- 惟郢路之遼遠兮，蒐一夕而九逝。 (1535)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 (1586)
-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 (1536)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 (1588)
- (1536)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1589)
- (1536) 鳳皇在笱兮，雞鶩翔舞。 (1590)
- 願徑逝而未得兮，蒐識路之營營。 (1538)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1591)
- 何靈蒐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 (1539) 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1592)
- 同。 (1539) (1592)
- 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1540)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1595)
- (1540) 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1596)
- 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 (1542) 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 (1597)
- 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1544) 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1599)
- 軫石歲嵬，蹇吾願兮。 (1546)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 (1600)
- 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1548) 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1602)
- 低徊夷猶，宿北姑兮。 (1551)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 (1604)
- 煩冤瞫容，實沛徂兮。 (1552) 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 (1605)
- 愁歎苦神，靈遙思兮。 (1554) 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何故。 (1606)
- 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1555)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1608)
-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 (1556) 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 (1609)
- 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1558) 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1611)
- 懷沙 (1558) 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1611)
-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1612)
-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1566) 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1614)
-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1568)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1617)
- 眴兮杳杳，孔靜幽默。 (1569) 脩路幽蔽，道遠忽兮。 (1618)
- 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 (1572)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 (1620)

- 伯樂既沒，驥焉程兮。(1621) 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1669)
- 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1622) 吾且儻佯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1671)
-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1624) (1671)
- 曾傷爰哀，永歎喟兮。(1625) 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袞。(1673)
-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1627)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1675)
-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1628) 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1677)
- 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1629) 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1679)
- 思美人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1681)
- 思美人兮，擘涕而竚眙。(1637) 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蹇裳而濡足。(1682)
- 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1638) 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1683)
-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1640) 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1684)
-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1641)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1686)
-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1643) 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1687)
- 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1644) 暮。(1687)
- 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1646) 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1689)
- 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1648) 惜往日
-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1649)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1696)
- 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1650)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1698)
-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1652)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媮。(1700)
- 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1653) 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1702)
- 勒馭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1655) 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1704)
- 遷邈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眚。(1656)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1706)
- 指嶠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1658)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1707)
-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1661) 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1709)
-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1662) 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1711)
- (1662) 何貞臣之無辜兮，被離謗而見尤。(1713)
- 擘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1664) 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1714)
-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1665)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1717)
- (1665) 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1719)
- 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1667)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1721)

- 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亾而不聊。(1722) 橘頌
- 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1723)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1760)
-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1725)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1763)
- 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1726)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1764)
- 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1726)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1765)
- (1726) 曾枝剌棘，圓果搏兮。(1766)
-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1727)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1767)
- 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1728) 精色內白，類可任兮。(1768)
- 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1730) 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1770)
- (1730)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1772)
- 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1731)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1773)
-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詭譎而不疑。(1733)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1774)
- 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1735)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1776)
- 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1736) 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1779)
- 何芳草之早殒兮，微霜降而下戒。(1737)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1780)
- 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1638)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1782)
- (1638)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1783)
-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1740)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1786)
- (1740) 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1788)
- 妒佳冶之芬芳兮，婁母姣而自好。(1741) 悲回風
- 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1743)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1794)
- (1743) 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1795)
-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1744)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
- 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1745) 忘。(1798)
-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1747)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
- 乘汜汜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1749) 長。(1800)
-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1751)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1802)
- 寧溘死而流亾兮，恐禍殃之有再。(1753) 魚茸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1804)
- 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1754) 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1806)
-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1808)

- 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1811) 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1846)
- 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1812)
-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1815) 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緲緲之不可紆。(1849)
- 曾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1816)
- 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1817) 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1850)
- 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1818)
-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1819) 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1852)
- 傷太息之愴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1820)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1854)
- 紕思心以爲纒兮，編愁苦以爲膺。(1822) 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1855)
- 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1823) 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1856)
-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1825) 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1858)
- 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1826) 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1861)
- 歲留留其若頽兮，嗟亦冉冉而將至。(1828) 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1863)
- 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1865)
- 殯衡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1829) 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苾苾之無紀。(1864)
-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1831) 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1865)
- 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爲此之常愁。(1833) 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1867)
- 孤子喙而投淚兮，放子出而不還。(1834) 汜濺濺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1869)
- 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1836)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1872)
-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1838)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1873)
- 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1840)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1875)
-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1842)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1878)
- 心鞿羈而不形兮，氣繚轉而自締。(1844) 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1879)
-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苾苾之無儀。(1845)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1881)
- 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1885)
- 驟諫君而不聽兮，重任石之何益。(1886)
- 心絀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1888)

題 解

王逸：《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壑，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李周翰：原既放逐，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與《九歌》同。

洪興祖：《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

朱熹：《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氏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踈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董子有言：“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楚辭集注》）○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嫋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闕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膺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冥漠之中，胷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也。（《楚辭辯證》）

陳第：《離騷》一篇，已足以盡意矣。然放逐幽憂之日，情不能以無感，感不能以無言，言不能以不盡，盡不能以不怨，怨不能以不死，故自《惜誦》以至《悲回風》，未始有出於《離騷》之外也。《離騷》括其全，《九章》條其理，譬之根幹枝葉，總之皆樹，源委波瀾，總之皆水，未始異也。且其慕古哀時，思善疾惡，怨靈修之不彰，悲黨人之壅濁，厲素履之芳潔，將超遠而不安，願儼合於湯禹，終徇跡於彭咸，每篇之中，不離此意。蓋其意膠葛而纏綿，故其詞重複而間作。要以舒其中心之鬱懣，未嘗瑯瑯以冀有傳於後世也。乃後世篤好而推先之，正以其文情併合，芬藹可掬，有異於修詞之士所為耳。觀其言曰：“臨沅湘之元淵，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惜壅君之不昭。”噫！名固未嘗絕也。悲夫！悲夫！

陸時雍：九章，章之也。纓蘭自姿，無諛美人，《離騷》已既章之矣，而《惜誦》諸篇，存《離騷》序意矣。當是時，去九年而不復，其所呻詠當不止此矣。譬彼行邁將蹶於海，而狂言號之，蓀薺弗聞，何哉？

王夫之：《離騷》之作，當懷王之時。懷王雖疎遠原，而未加竄流之刑，其後復悔而聽之，欲追殺張儀而不果。原以王不見聽，退居漢北，猶有望焉，故其辭曲折低回，雖有彭咸之志，固未有決也。言諷而隱，志疑而不激。迨頃襄狂惑，竄原於江南，絕其抒忠之路，且棄故都而遷壽春。身之終錮，國之必亡，無餘望矣，決意自沈，而言之無容再隱，故《九章》之詞，直而激，明而無諱。章者，無言不著，以告天下後世，而白己之心也。至於《悲回風》之卒章，馳神寫歿後之悲思，生趣盡，而以焄蒿悽愴之情，與日星河嶽，互相融結。惟貞人志士，神遇於霏微愴怳之中，非王逸諸人，所能盡知者矣。

林雲銘：王逸謂“屈原放於江南之楚，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似九章皆江南之楚所作也。茲以其文攷之，如《惜誦》，乃懷王見疏之後又進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則《思美人》、《抽思》，乃進言得罪後懷王置之於外，其稱造都為南行，稱朝臣為南人，置在漢北無疑。若江南之楚，則謂之東遷，而以思君為西思，有《哀郢篇》可證也。洪興祖謂懷王十六年放原，十八年復召用，不言所放之處。而王逸註《哀郢》，以為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東遷，又似懷王既放，頃襄又放，皆在江南之楚，殊不如《哀郢篇》有九年不復之詞。如果懷王所放，則後此使於齊與諫釋張儀、會武關者又是誰耶？或謂懷王止是疏原，並未嘗放，即洪興祖放而復召之說未有確徵。余按《史記》本傳有雖放流之句，《報任安書》又有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句，則《思美人》所謂路阻居蔽，《抽思》所謂異域卓遠，其不在國中供職可知，但與江南之楚無涉耳。大約先被讒，止是疏。本傳所謂不復在位，以不復在左徒之位，未嘗不在朝也，故有使於齊，及諫釋張儀二事。及再諫被遷於外，方是放。然不數年而召回，故又有諫入武關一事。其後《哀郢篇》所云九年不復者，痛其在遷所日久，以懷王召己比照，所以甚頃襄之暴耳。《涉江》以下六篇，方是頃襄放之江南所作：初放起行，水陸所歷，步步生哀，則《涉江》也；既至江南，觸目所見，借以自寫，則《橘頌》也；當高秋搖落景況，寄慨時事，以彭咸為法，且明赴淵有待之故，則《悲回風》也；本欲赴淵，先言貞讒不分，有害於國，且易辨白，一察之後，死亦無怨，則《惜往日》也；《哀郢》則以國勢日趨危亡，不能歸骨於郢為恨；《懷沙》則絕命之詞，以不得於當身，而俟之來世為期。看來九章中，各有意義，雖所作之先後未有開載，但玩本文，瞭如指掌，不待紛紛聚訟。原本錯雜無次，皆由於未嘗細讀本文，所以篇篇訛解。余依同里黃維章先生所訂正者，以為定次，亦非敢於憑臆更易也。

蔣驥：昔人說《九章》，其誤有二：一誤執王叔師頃襄遷原江南作《九章》之說，而謂皆作於江南。一徒見原平生所作，多言沅湘，又其所自沉，亦於湘水，而執江南以為沅湘之野，故其說多牽強不相合。余謂《九章》雜作於懷襄之世。其遷逐固不皆在江南，即頃襄遷之江南，而往來行吟，亦非一處。諸篇詞意皎然，非好為異也。近世林西仲謂《惜誦》作於懷王見疏未放之前。《思美人》、《抽思》，乃懷王斥之漢北所為。《涉江》、《哀郢》六篇，方是頃襄時作於江南者，頗得其概。但詳考文義，《惜誦》當作於《離騷》之前，而林氏以為繼《騷》而作。《思美人》宜在《抽思》

之後，而林氏列之於前。《涉江》、《哀郢》，時地各殊，而林氏比而一之。《惜往日》有畢詞赴淵之言，明繫原之絕筆，而林氏泥懷石自沉之義，以《懷沙》終焉。皆說之刺謬者。《九章》當首《惜誦》，次《抽思》，次《思美人》，次《哀郢》，次《涉江》，次《懷沙》，次《悲回風》，終《惜往日》。惟《橘頌》無可附，然約略其時，當在《懷沙》椿後，以死計已決也。其詳附著各篇。然亦不敢率意更定，以蹈不知而作之戒，故目次仍依舊本。（《楚辭餘論》）

屈復：章，明也。《書·洪範》“俊民用章”。又表也，《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三閭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志。懷遷襄放，遠志彭咸，又作《九章》以自表明也。故首章曰“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竊賦詩之所明”，苦心真切如此，而鄙夫迂儒，猶有過論。余觀其次序，《懷沙》為絕筆，乃以《悲回風》為結，或編集人意在此耶？夫文之顯著者，尚多謬說，又安論微妙者乎？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得意忘言，九泉知己，後世猶難，況當時哉！況其人哉！況其文哉！

胡文英：《九章》之作，非作于一處一時。《惜誦篇》，自郢都將往江南時作。《涉江》，由武昌至辰州時中途作。《哀郢》，懷王將入秦，遷屈子于岳州時作。《抽思》、《思美人》，作于今之江南。《懷沙》、《惜往日》，作于今之湖南。《橘頌》，不知作于何地。《悲回風》，作于郢都。餘詳見各篇題注。舊注誤以今之湖南為江南，又未明水陸程途形勢，遂至舍明據而就空談，今為之分疏別白，庶不至誣古人而誤後人也。

劉夢鵬：太史公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懷沙》又其絕命之詞乎？固知此篇作於江南之野者，洵不誣。惜乎編次凌亂，僅以《九章》之一當《哀郢》，又入《懷沙》，而出《遠遊》，遂不無沿訛耳！余觀《九章》，皆《哀郢》之詞也，甲朝始行，九年不復，白起一烽，南郡焦土，時原已老矣，痛國故之禾黍，念龍關之遺楸，死者何辜，生者已憊，於是哀郢而作《九章》以叙憂思。玩其辭，逆其志，考其山川、道里所閱歷，要皆反復自明，次第相申，煩而不殺，而鬱紆之情一日九迴，迄今猶將見之。蓋較之《離騷》諸篇，而音愈激楚矣：其首章傷蕩析之苦也，次章慨靈修之化也，三章道芬芳之未沫，四章陳遺則之願依，五章咤無益於任石，六章哀不當之朕時，七章畢辭以自著，八章曾思而遠身，九章死而不容以自疏。夫人窮則思，思苦則哀，哀而不能自解，於是往往託於詭倣幻譎之詞、乘雲羽化之說，以絕於世，豈得已哉？若屈子者，其亦可以諒之矣。

陳本禮：屈子之文，如《離騷》、《九歌》，章法奇特，辭旨幽深，讀者已目迷五色，而《九章》豁逕更幽，非《離騷》、《九歌》比。蓋《離騷》、《九歌》猶然比興體，《九章》則直賦其事。而淒音苦節，動天地而泣鬼神，豈尋常筆墨能測？

王闓運：《九章》者，《史記》專謂之《哀郢》，將死述意，各有所主，故有追述，有互見，反復成文，以明己非懟死也。

謝無量：《九章》諸篇，很像屈原自述的口吻，斷為流放以後所作。但詞義較為顯直，朱子以為非一時之言，確有見地。或疑其中亦有係後人擬作的。總之於考求屈原的思想及歷史，此篇最有關係。即係偶有擬作，也是出於與屈原時代最近的人。

徐英：《九章》不盡江南作也。朱熹是說也庸得其真。《史記·屈賈傳》：“乃作《懷沙》之賦”，又舉《哀郢》，今二篇皆在《九章》中，而史公不言《九章》，及劉向《九歎》始云

“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是《九章》之名，起於中壘之前。意者屈原身前，初未嘗合此九篇而名之曰《九章》也。賈臣之徒，爲楚辭者，尋檢故籍，得此九章，合爲一卷，遂以名之與。《九章》既非一時之所作，則其次弟之先後，有可考者矣。且原流放之迹，多見於《九章》之中。初放漢北，再放江南，所出之途，所經之地，皆歷歷可考。而逸本次弟，顛倒錯亂，略無義理，使後人莫由審其流放之跡，而原之鬱邑，或以莫申。可慨也夫！楚辭註家，多疑逸本次弟之非。林雲銘據黃文煥之說，謂《惜頌》、《思美人》、《抽思》爲懷王時作，《涉江》以下爲襄王時作，而所更次弟，仍多踏駁。近人紛紛議論，徒爲詞費。今考其地理，案其文義，定其次弟如左。而論其梗概，塵彼來哲，有以知予言之不謬也。《惜頌》第一，《抽思》第二，《思美人》第三，《涉江》第四，《哀郢》第五，《橘頌》第六，《悲回風》第七，《惜往日》第八，《懷沙》第九。屈原生平，放逐兩次：初放漢北，所謂王怒而疏屈平，然僅疏而絀之，奪其權位，不在朝列而已，未嘗斷其屬籍也。又嘗一度進用，東使聯齊。及齊交既絕，懷王不返，頃襄卽位，子蘭譖之，始東遷郢渚，轉徙江南，遂絕無復用之意，是爲第二次放逐。其《惜頌》、《抽思》兩篇，爲懷王時作，餘則作於襄王之世。原流轉沅湘長沙之間，最後欲自行返國，未及度湖，而自沈於汨羅，此其大略也。

游國恩：九章者，篇章之實數也。（1937年1月《讀騷論微初集·論屈原之放死及楚辭地理》）○《九章》中包括九篇文章。依照王逸《楚辭章句》的次序，卽《惜頌》、《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九篇。爲什麼叫做《九章》？從《九章》各篇的內容仔細研究一下，朱熹的說法是符合事實的。王逸的解釋顯然是望文生義。但《九章》這個總篇名既不是屈原自己所定，究竟是什麼時候才加上去的呢？按劉向《九歎·憂苦》章有云：“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看他把《九章》與《離騷》並提，那麼《九章》這名稱似乎是一個現成的名詞，它當起於劉向以前。《九章》各篇前人多誤爲全是屈原再放時所作，例如班固的《離騷贊序》說：“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王逸說：“屈原放於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其實《九章》不但不全是屈原放於江南時所作，而且不全是放逐時所作。在這九篇文章裏，固然絕大部分作於再放之時，但也有作於初放時的，也有作於被讒見疏時的。這個問題到今天已經完全解決了。朱熹的話也已經成爲定論了。（1957年《楚辭論文集·屈原作品介紹》）

聞一多：《九章》九篇，除《橘頌》內容形式獨異，當自爲一類外，其余八篇可分爲二組：甲《惜頌》、《涉江》、《哀郢》、《抽思》、《懷沙》；乙《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以形式論，甲組題名皆兩字（僅《惜頌》二字係摘自篇首），篇末皆有亂辭。乙組題名三字，均摘自篇首，篇末皆無亂辭，此其大別也。以內容論，甲組雖無法證明其必爲屈原作品，然亦無具體的反證。乙組則如《惜往日》、《悲回風》等，可疑之處甚多（詳下），此其差別，亦甚顯然。亂辭之有無，可以覘其距離音樂之遠近，而文辭離音樂之遠近，又可以推其時代之早晚。據此，就一般原則論，甲組有亂辭，當早於乙組。先秦著述初本無篇名，有之亦大都只兩字。漢人所撰緯書始皆三字名篇。《莊子》內七篇亦三字名篇，然如《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等乃緯書一派思想，故疑七篇篇名皆漢人所造。外雜篇之纂輯，本自可疑，其間篇

名容皆出漢人，故亦間有三字者。他如《墨子》之《備城門》、《備高臨》、《備蛾傳》、《迎敵祠》，韓非之《初見秦》等，其時代亦皆在可疑之列。要之三字名篇之風，至漢始盛。《九章》中《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風》三篇，疑至漢初始編入《楚辭》。其篇名與《招隱士》、《哀時命》諸漢人作品之題名同風，蓋亦漢人所沾。論其形式，乙組之三字名篇與無亂辭，既皆可證其晚於甲組。而論其內容，乙組多數篇什又必不能認為屈子所自作。然則最初之九章，或只甲組五篇乎？其謂之九章者，蓋如《九辨》之本不分篇，而《九歌》又有十一篇，此所謂九，皆非實數乎？今《九章》有九篇者，又豈後人不明九字之義，妄取乙組三篇並《橘頌》一篇混入之，以求合九之實數乎？凡此種種推測，揆諸事理，皆極可能。（1993年12月《聞一多全集·楚辭編·論九章》）

郭沫若：屈原的《九章》，朱熹說是“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得一卷，非必出于一時之言也”。這判斷是正確的。《九章》中，《橘頌》一篇，體裁和情趣都不同。這可能是屈原早期的作品。這篇，前半頌橘，後半頌人，與屈原身世無直接關聯。他所頌的人是很年輕的。所頌者何人？不得而知。是不是自頌？也不得而知。《橘頌》以外的八章，便都是失意以後的自述，和《離騷》是一脈相通的。其中有很多十分沉痛的話。著作的先後不易判斷。大抵《惜誦》較早，可能是初受疏遠時所作。《抽思》、《思美人》次之，《悲回風》、《涉江》又次之。《哀郢》，毫無疑問是頃襄二十一年，郢都破滅於白起時所作。《懷沙》、《惜往日》，大抵就是蟬聯而下的作品了。知道《九章》是後人收輯起來的，那末，那篇相傳是屈原作品而却可疑的《遠遊》，便更可斷定不是屈原所作。因為如果是屈原所作，前人便會把它收輯在體裁相近的《九章》裏面而成為《十章》了。《遠遊》那一篇，我認為，是司馬相如《大人賦》的初稿。因此，要翻譯屈原的作品，《遠遊》沒有翻譯的必要。屈原的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思想。但同時他也受了別的學派的影響。例如《悲回風》中有些道家的氣息。又例如《惜往日》中有些法家的氣息。（1984年6月《郭沫若文集·文學編》第五卷《〈屈原賦〉今譯》）

文懷沙：《九章》大部分是屈原在放逐途中的作品，主要是抒寫着非常尖銳的現實的矛盾和痛苦；對於災難深重的祖國，他寄以無比的纏綿和歎息；對於昏聩的統治者則禁不住透露出被長期壓抑後的詛咒。（1953年6月《屈原集》注）

姜亮夫：《漢書·揚雄傳》敘雄作《反騷》、《廣騷》後，繼之曰：“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雄好擬古，而摹原作爲尤惻切。《九歌》爲典祀樂章，不可摹。而《九章》則《思美人》以下四篇，獨闕而不具，遂以啓洪興祖《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四篇非屈子所作之疑。其說似矣！曾國藩謂《惜往日》多俗句；吳汝綸以《悲回風》爲弔屈原者之作；至於近世，疑者益紛紛矣。然周秦典籍，作者本自不一人。墨翟之書，有儒者之言；莊周之作，雜方士之說；卽至寶典如《論語》，鉅子如孟軻、韓非，其書亦不能醇一。蓋同此一家之說，皆可納之宗主堂廡之中，竟被主名，先秦典籍之例也。《九章》卽不盡爲屈子之作，亦嫡庶衆子之從其宗者，其去屈子必不遠。考古之事，既不能有積極顯證以確定其時代主人，但當存故說，以待真智，固無取於多所更張也。曾、吳以文氣定《九章》臧否，其言雖若可信；然一人之作，剛柔美惡，固亦難衡。卽以文之馬、班、韓、柳，詩之陶、謝、李、杜論，豈篇篇同調，句句不違者哉！賢者固無所不能，亦無所

不可。則推敲文辭，以定一人之作者，史家所當慎擇之術也，即就子雲所擬五篇而論，設欲全翻舊案，指為非屈子之作，亦非無術。然而歷世學人信之不疑者，其實與《思美人》以下四篇，同不過信王逸之敘論而已。敘論所本，疑不出向、歆《敘錄》。向、歆以前之然有據者，不過史公《原傳》。《原傳》所載，亦不過《懷沙》、《哀郢》，世人又何以不為前五篇作正面論證，實指其必為原之作者乎？吾人設必守其私學，執其我見，而以某種作用讀屈子作品，如康有為之必指六經為向、歆纂亂偽造者然，則廖平固不妨以其經今文說攝戰國秦漢一切學術之方法見解，以謂《離騷》、《遠遊》為仙真人詩矣！則此蓋當別論者也。不然，吾人實不可輕易割裂古人，任意定其是非，推其極至，則並屈子而疑之矣。曾吳文人，凡文人之見，論魏晉以下多中程，論漢魏以上幾荒渺不足以言矣。則此又宜本蓋闕之義焉可耳！屈賦之以九名者，凡兩篇：《九歌》、《九章》是也。《九歌》者，蓋為一整套之大曲，（借用元曲名）不可或少。前有金奏升歌，後有合樂，其實則為十一章。《九章》者，輯九篇了不相關之文，存於一卷之中。《楚辭》之以數名者，除《九歌》外，如《九懷》、《九思》、《九嘆》、《七諫》等，皆相聯如貫珠，不可或缺。而《九章》則章自為篇，篇自為義，且多各有亂詞，如大曲中之合奏。《說文》訓樂竟為一章。《九章》蓋即九首樂章，而非一大曲之九段也。然則《九章》必不為屈子原題，必為後之輯錄者之所加無疑。且《九章》之名，亦不見于劉向以前人著作之中。劉向《九嘆》云：“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為西漢人著作中最早見《九章》之名之文也）。《史記》稱《哀郢》、《懷沙》，揚雄擬《惜誦》以下五篇，亦不以《惜誦》以下九篇為《九章》。則輯《九章》者，豈即向、歆父子乎？雖然王褒為《九懷》以追愍屈原；東方為《七諫》以昭其忠信；其所擬象者，自體貌以至文心，莫不本于《九章》。（《七諫》、《哀時命》、《九懷》襲用《九章》中語句者至多，此亦一佳證也。）《九章》久已為西漢文人取則之典型，則稱引用《懷沙》諸小題者，亦如《墨子》之引《虞、夏書》、《周書》，他家之引《堯典》、《湯誓》；不得因不見《尚書》之名，遂謂典謨訓誥之不在《尚書》也。以此例之，則《九章》名雖未存，而實已久定矣。然則輯錄而名定之者為誰？雖不可確考，而其必後於司馬遷而前于王褒、劉向之徒。當景武之前，諸貴盛在朝，能為《楚辭》者，有賈誼、劉安、枚乘、鄒陽、司馬相如、朱買臣、嚴助；而漢廷樂府，亦多楚聲；（當時賈誼、劉安實為《楚辭》大家，誼所為《惜誓》，儼同《九章》，《鵬鳥》則方物《卜居》，安為《離騷傳》，文辭美備。）度當時傳屈子之作者，必甚多。則輯《惜誦》等篇為一卷者，雖不必即為賈、劉、司馬、朱、嚴之徒，而亦必為不甚遠之專家為之。淮南王聚天下文學之士，大為專書；又曾受詔為《離騷傳》；且朝受詔而食時上，自必早有輯定之本，故能迅捷至此。安後雖不得其死，而其侍從文學之士，亦多在朝者，則《九章》之輯，蓋必成于淮南幕府無疑。以其上於天子，中祕有其藏本；子雲得觀書中祕，其擬作前五篇，亦即本於安所定之次耶？此非余固為驚人之說，靜言思之，自能認余說之不可易。至劉向校書中祕，乃集諸為《楚辭》者，定為十六卷。王逸更附己所為《九思》為十七卷，明定《九章》為一卷。東漢以來，遂多稱引《九章》者矣。

劉永濟：《九章》九篇，叔師皆以為屈子之所作。洪興祖已疑《思美人》以下四篇非屈子作，而不能定，但以“揚雄作《伴牢愁》，亦旁《惜誦》至《懷沙》”一語，著之《漁父》